

本书获北京语言大学图书出版基金资助

钟 棣

对外汉语教学探 初

钟棣◎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获北京语言大学图书出版基金资助

钟 棣

对外汉语教学 初 探

钟 棣 ©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授对外汉语教学初探 / 钟授著.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7-5619-1679-5

I. 钟…

II. 钟…

III. 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H19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3151 号

书 名: 钟授对外汉语教学初探
责任印制: 乔学军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http://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50 / 3591 / 3651

编辑部 82303392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 / 3908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9.5 插表: 1

字 数: 151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619-1679-5 / H·06127

定 价: 25.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82303590

作者简介

钟棣 (ZHONG QIN) 教授祖籍浙江杭县, 1931 年生于上海。高中就读于上海的教会中学——沪江大学附中。五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自五十年代初, 钟教授一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曾执教于清华、北大、北外、北京语言大学 (原北京语言学院)、开罗高等语言学院、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学院、意大利波隆尼大学、新加坡教育学院等学府, 并被聘为伊斯兰堡国立语言学院外籍学术顾问。主要著作有: 《汉语语音教程》(英、法、德、乌尔都文本)、《外国人学普通语》、《每日汉语》(I、II、III)、《教学普通话》、《双通道中英、英中实用字典》、《汉字读音字典》等; 主持编写出版《简明汉英词典》, 并为《简明汉西词典》、《简明汉日词典》、《简明汉朝词典》、《简明汉阿(拉伯)词典》、《简明汉越词典》的汉语部分负责人。

钟棣教授的十多种著作, 大都用英语撰写, 小部分用俄语撰写, 如《学说中国话》等, 《教学普通话》和《汉字读音字典》是用汉语编写的, 有一些在海外已被翻印再版。1996 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孙子兵法》(The Essentials of War) 是由钟棣教授翻译和逐字注音的, 是钟教授 1991 年从硕士研究生导师岗位上退休后的一部译注作品。

钟棣教授曾于 1959 年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992 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目 录

十五年（1950—1965 年）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总结	1
怎样教“半上”声?	31
——教学笔记	
什么时候不用词尾“了”?	32
——教学笔记	
关于汉语语音的若干问题	36
一份教案	50
谈怎样分别词和语	57
“打仗”“打架”是不是词?	64
标注词性的若干问题	67
略论汉语的主语	98
汉语漫谈	121
同出国汉语师资谈汉语作为外语进行教学的问题	130
词与非词的区分问题	135
语言和语文词典	141
跋	145

CONTENTS

A Summary of Our Chinese (Han)	
Language Teaching (1950–1965)	1
How to Teach the Half-3rd Tone?	31
In What Cases Should You NOT Use the Suffix “了”?	32
Some Problems on Chinese Phonetics	36
A Lecture Plan	50
How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Words and Phrases	57
Are the Expressions “打仗” and “打架” Words?	64
Some Problem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Words	67
The Subject i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98
A Talk on Chinese Language	121
I Hope That You Can Teach Chinese Well	130
Words and Non-words	135
Languages and Dictionaries	141
Postscript	145

十五年 (1950—1965 年)

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总结 *

1950 年第一批外国留学生来我们的汉语教研室学习汉语，至今已过去 15 个年头了。

15 年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们本着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的精神，回顾所走过的道路，对自己的经验作出分析，得出必要的结论，并力求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总结分以下四个问题来谈：

- 一、教学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教学要求；
- 二、教学原则与教学安排中的几个问题；
- 三、教材编写中的几个问题；
- 四、关于教学法的一些问题。

一 教学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教学要求

十多年来，学生对象变化极大，不但在文化程度上参差不齐，而且在学习要求、学习自觉性以至于年龄等方面，情况都很不相同。按学习要求的不同，学生可分为以下几类：

- (1) 正规留学生——在我校接受 1—2 年汉语预备教育，结

* 本文写于 1965 年 5 月，原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集。《语言教学与研究》1—4 集，为北京语言学院所办刊物，分别于 1977 年 2 月、11 月，1978 年 5 月，1979 年 2 月在校内印刷出版。

业后入我国高等院校用汉语学习大学课程（理工专业的，在我校学习一年汉语，文史哲的学习两年汉语）。

(2) 专学实践汉语或进修汉语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又各有各的特点，有的从头学起，学两三年实践汉语回国当翻译或汉语教师；有的在国内学过一些，来我校专门进修汉语；或一边进修汉语，一边写自己的研究论文。

(3) 进行短期汉语会话训练的学生——学两三个月汉语会话，即离校从事某种技术训练。

上述特点决定了我们的教学要求，即：短期，学以致用。

短期：同为“短期”，其间又有极短、较短、稍短之分。这个问题有没有争论呢？有过的。以理工专业学生的汉语教学为例，曾有人设想延长至一年半或两年。我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不利于留学生的培养：他们主要是学专业来的，如果五至六年专业学习之外，还要耗上两年时间学习语言，在中国就要呆上七八年，不太合适。因此出路是，想法儿从教材、教法、课程设置各方面研究改进，提高教学质量，而不是在延长年限上打算盘，找出路。

学以致用：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理工专业正规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方针上。问题集中在：打语言基础要不要结合专业需要及怎么样结合专业需要。

自从成立汉语教研室以来，教材、教学计划都有过不少变动，但是，前几年的留学生绝大部分是学习文史哲专业的，因此教材尽管年年修改，总不出文史哲这个圈子。1957年，为了解决政经专业学生结合专业的问题，我们曾在第二学期末增加了“政治经济学”的阅读材料，以大量阅读、课堂讨论的形式搞了一个多月，效果很好。在这个经验的基础上，1960年第二学期末，我们为理工专业的学生搞了四周至六周的专业阅读。虽然效果并不太理想，但是大部分同志认为这个做法不失为结合专业的一条出

路。以后几年就照这个模样，作些改动，沿用下来了。

1962年，教研室派四位教师到清华大学蹲点一个多月，调查入系留学生学习专业时遇到的问题。调查结果表明，某些留学生听课有困难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1) 有的学生原来的专业知识基础差；

(2) 有的专业课教师方音较重，语速较快，留学生听起来很吃力；

(3) 学生的汉语词汇量不够；

(4) 学生的专业词汇不足；

(5) 学生对学过的汉语运用不够熟练，遗忘现象严重。

我们对这个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看的：

外语（对外国留学生来说，汉语就是外语）是一种工具，它必定是为某一种用途服务的，学用必须一致，学要考虑到用。学外语，正像学任何一门实用科学一样，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违背这种规律。教文史专业的学生学习外语同教理工专业的学生学习外语，这二者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但是又各有各的特殊性。不能要求一个以外语为工具的理工学生具有这一外语的全面知识，只能要求他具有一般的基础知识（和熟巧）以及与他的专业有关的知识（和熟巧）。笼统地说“多掌握一些总是有用的”，当然并不算错，但是这种想法既不经济，也不实际。学汉语的时间只有一年，给的东西只能从学生实际需要出发，少而精。少而精到什么程度？这不是主观能定下来的，要以实际情况为依据，作出判断。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和调查的结果来看，一个要进入我国理工学院进行正规学习的外国大学生（假定他具有高中毕业的知识水平）入系之前在汉语方面必须达到：能应付日常生活，掌握必要数量的数理化词汇，具有一定的阅读数理化浅易原文的能力，初步受到听数理化通俗讲座的训练，并具备必要的口头表达能力。要求入系后能借助字典读懂参考书的基本意思，听懂专业课

的 80%—90%。

从这个教学要求来看，我们不能像某些理工院校教中国学生外语那样，只培养阅读专业书籍的能力，我们还必须让学生掌握必要的日常生活、学习生活方面的东西，同时又必须适当结合专业的东西，而这个专业的东西又不是太细、太专的，它只是一般的数理化的东西。

过去我们的教学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可挖掘的潜力仍然很大，只要克服了主观主义、保守思想，就能看到教学质量并没有“到顶”。上述教学要求经过艰苦努力，通过试验、实践、总结，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教学原则与教学安排中的几个问题

以下将分为八个问题来谈：

1. 如何理解实践性原则的问题；
2. 分科教学还是综合教学的问题；
3. 关于课程设置的问题；
4. 汉字的问题；
5. 听、说、读、写、译的侧重问题；
6. 上课时数多少才合适的问题；
7. 考试安排上的一些问题；
8. 课内课外结合的问题。

1 如何理解实践性原则的问题

实践性原则贯穿在各个阶段、各门课程中。过去的毛病更多地表现在忽视这一原则方面，目前的毛病则更多地表现在误解误用这一原则方面。

教学原则来自教学目的、教学要求。过去我们的留学生绝大

部分都不是来学习汉语理论的。因此，不论是掌握语法也好，研究语音理论也好，或者学习词的用法也好，对他们来说都只是作为一根拐棍，他们学习汉语更重要的、最终的目的是得到运用汉语这一工具的技能。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教师思想认识上的原因），我们讲语音理论太多，讲语法理论太多，讲近义词的比较太多，而忽视了实践性的原则，影响了学生实际运用汉语的技能提高。

最近两年，这个倾向得到了纠正。但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值得注意。这就是，不敢对语言现象进行归纳，不敢总结交代必要的理论知识，以为实践性原则百分之百地排斥必要的理论概括。（某些具体问题，在“教学法”部分中还要讲到。）

通过大量接触和运用语言材料来掌握语言，这是学好实践外语的必经之路。想先从理论着手或主要从理论着手来掌握实践外语，那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接触了大量的语言材料，用必要的语言理论来归纳一下，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只会好处，不仅绝不会影响实践性原则的贯彻，相反地，我们认为，这还是贯彻实践性原则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2 分科教学还是综合教学的问题 ■ ■

短期实践外语教学采取分科的办法好，还是综合的办法好，这个问题在国内国外都有争论。我们教研室内部也曾经有过这种议论，但是主张分科的意见从未占过优势。

下边谈谈我们对综合教学的看法。

所谓综合也者，指的就是语音、语法、词汇三者综合在一种实践课内，这种实践课既管语音，也管语法、词汇，而提挈这一切的纲就是“精讲多练、反复巩固”。在教学安排上，它必须适当划分阶段——语音为主的阶段，语法词汇为主的阶段，巩固扩大词汇、提高听、读、说、写能力的阶段，等等。每一阶段有其

主要的任务，同时也要适当照顾其他各方面，特别要注意为过渡到下一阶段准备条件。如语音阶段，以掌握语音为主，同时又要学一些汉字，给一些简单的句型等。语法词汇阶段，以掌握词汇（每天约 15 个）和语法（每天 2~4 点）为主，在后期又增加较多的短文训练，为过渡到下一阶段作好准备。

语言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综合学习（又加上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对掌握实践语言有很大的好处。

当然，综合教学并不是一人包到底的同义语。我们目前的安排一般是两个教师合教一个班，一个上讲练，一个上复习、练习（包括朗读、听力等训练内容）。三个半月之内，学生从完全不会汉语提高到掌握 900 左右最常用的词汇、汉语的基本语法和基本语音知识，而且还要会写组成那 900 词的 750 个汉字。这时候，学生已能初步应付日常生活和学习生活，并为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听、说、读、写四方面的基础。如果某一类学生没有学写汉字的需要，那么他们肯定还可以大大提高学习的效果。

综合教学并不排斥在后期开设其他课程，如翻译课（专学翻译的二年级学生）、泛读课等等。泛读课与精读课之间也存在着分科还是综合的问题，不过这跟前边说的那个问题显然是很不相同的。

3 关于课程设置的问题 ■ ■

肯定了综合教学的原则，还要解决课程设置的问题。

这些年来，主课（汉语讲练复习）变动很小，只有一个分人教还是“复讲练”一人包的问题。这个问题要看班级大小、人数多少、教师工作量等等来决定。一般说来，两个教师分上“复讲练”比较好。

其他各课在设置上变化比较多。近几年来，我们从语法阶段开始设听力课，每周两节，效果总的说来还好。但是有的教员拘

泥于听录音机一法，不太注意其他方式（如训练学生听其他班教师说的话，等等），这是需要改进的。写汉字（语音、语法阶段）可以作为每天某一节练习课的主要内容，但是教师在具体安排上要灵活一些，不一定整节课教汉字，可以适当辅以朗读或其他方式的练习。写作课和口语课（短文阶段）一般一周两节。应看各班情况决定是否设置。

此外，每周两节语言实践课（一二年级相同）肯定是必要的。

总之，课程设置要有总的安排，但针对各班情况，又要作具体的调整。学生情况差别很大，用一个模子来套是不行的。

4 汉字的问题 ■ ■

“汉字的问题”包括三个具体的问题：

(1) 有没有学生根本不必接触汉字，完全用拼音字母学汉语？

(2) 需要认汉字的学生是否一定要写汉字？

(3) 需要认（或认、写）汉字的学生是不是可以先学“语”后学“文”？

关于第一个问题：

有一种学生在我校只学两三个月汉语会话，即离校从事某种技术训练，这种学生没有看汉文书的必要，他们只需要会说一些话，应付日常生活，听懂别人说的简单的汉语就行了。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汉字的学习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对他们可以进行大量的听说训练，给他们用汉语拼音编写的教材，让他们课外也有东西可以复习巩固。这种学生根本不必接触汉字。

关于第二个问题：

有一部分进修生，并不准备写汉语论文、应付汉文笔试，他们只要求能看懂汉文书、听懂专业课就够了。这些学生对汉字的要求有别于一般的正规大学生。这些学生要不要写汉字？关于这个问题，教师中有较大的争论。

汉语教学初探

一派认为，由于汉字字形比较近似，学生如不动笔，势必难以记住，因此对这些学生来说，写也是必要的。当然要求可略为降低一些。目前我们基本上就是从这一前提出发安排教学的。

另一派认为，“认离不开写”这一论点从根本上不能成立。可以说“认与写有联系，写能帮助认”，但不能说非动笔写而后才能认。许多老年人，能看古书、戏考，但不能写一封简单的信。第二派人的结论是，如果他们的论点站得住脚，那么就可以大大减轻这一类学生在写的方面的负担，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听、说、读三方面的要求。

由于教室内意见尚不一致，所以对这个问题暂时还未作出定论。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试验研究的问题，我们将继续努力，找到一个较为完善的解决办法。

第二派人还认为，甚至对理工专业的正规大学生也可以考虑，只要求他们抄写几遍汉字，不要求听写默写，以便集中力量解决他们一学年后入系听懂 90% 和基本上读懂专业书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的面更大，影响也更大，教研室认为应进行适当试验，总结经验，再作出结论。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先学“语”后学“文”的问题：

1950 年开始教学的时候，我们用的基本上就是“先语后文”的办法。在五六个月内学生只接触拼音（当时用的是威妥玛式的注音法），不接触汉字。课文全部是用拼音写的。学生掌握了几百个生词以后，才开始同时学习汉字。一个学年以后，我们进行了总结，认为这个办法似乎分散了难点，实际上集中了难点（在后期学生又要学新词，又要重新书写旧字），而且学生都是成年人，在开始时只有拼音课文，比较单调，他们知道以后要使用的是汉字，而几个月内不让他们接触汉字，就比较着急。后来给汉字时，又盖头压脑地撒下来，他们觉得吃不消。经过总结，我们否定了这个“先语后文”的办法，采用了“语文并进”的办法。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广以后，我们请祁建华来座谈了一次，听了他的介绍以后，决定重新试验“先语后文”的办法，当时就在蒙古班上做了试验。与1950年的做法不同的地方在于，教完七八百个生词和基本语法之后，我们停了十来天，专门突击这七八百个生词所包含的汉字。一天突击七八十个，根据速成识字的经验来看，学生应该并不感到吃力。可是实际上，学生学的是外语（汉语对他们来说就是外语）的，而不是母语的汉字，时间又有限，他们的语法，熟巧都还比较差，到突击汉字的阶段，猛一下从拼音过渡到汉字，不但集中出现了认写汉字的困难，而且有些词和语法又发生回生的现象。突击的结果是，时间用得并不少，但是学生对汉字的掌握比其他班差得多，语言的熟巧程度也并不高。这样，我们第二次否定了“先语后文”的办法。

俟后新教员中还有提这种建议的，语言学界也有这种呼声（见《人民日报》1964年2月17日第五版《关于语文教学问题》一文），我们大多数教员根据经验拒绝了这种建议。

“语文并进”的办法在我们教研室使用，有这样一些根据：

（1）学生学的是外语，不是母语的汉字（不同于速成识字法的对象）。

（2）学生突击记字不如经常记记得牢固。

（3）有读、有听、有说，又有写，能起到相互调剂的作用。例如，上午四节课，喊了三节课，第四节动笔写一写，很有好处。

（4）“先语后文”主观上是要分散难点，结果反而集中了难点；“语文并进”，似乎难点集中，但就全过程来说，却分散了难点。

5 听、说、读、写、译的侧重问题 ■ ■ ☆

对学文史哲和专修汉语的学生，我们说四会全面要求；对学理工农医等的正规大学生，我们说侧重听、读；对准备当翻译干部的，我们说五会全面要求。不论是全面要求的，还是有重点要

求的，都存在一个侧重的问題：什么时候侧重什么，什么阶段侧重什么，整个来说又侧重什么？

先拿理工专业的正规大学生来说，为了他们今后入系听课看专业书，我们提侧重听、读。那么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侧重听、读呢？并非如此。假如一开始就侧重听、读，他们没有表达的训练，最后会都成了哑巴，说不出话来。所以，开始阶段要侧重听、说，继之以听、说、读，等到他们语言基础比较扎实，具备了一定的口头表达能力之后，就可以进到侧重听、读。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才能做到在整体上有某种侧重。

再以翻译干部为例来作一番考查。既然翻译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否一开始就要抓紧翻译的训练呢？不尽然。翻译干部也要掌握外语的基本知识与熟巧，因此，对他们照样要进行基本的语言训练。这时候，侧重翻译的训练是没有必要的，过多地使用翻译也许还是有害的。但是到了后一阶段，学生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外语知识和熟巧，这就需要增加翻译的训练，使学生熟悉两种语言对译的一些规律。再往后，就可以侧重翻译的训练了。

总之，对不同的学生要确定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在不同时间、不同阶段，侧重点并非一成不变的。就外语学习的一般情况来说，由侧重“听、说”到“听、说、读”再到其他方面，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6 上课时数多少才合适的问题 ■ ■ ■

目前一年级是每周 28 个学时。有的同志觉得这种安排不好，想砍它个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

我们看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的课时多一些，利大于弊。晚上的时间可以组织辅导、课外活动、看教学电影等等。从经验看来，这样做比较适当。而且，作为短期外语教学，多安排些练习复习性质的课，让学生尽可能多接触教师，是很有好处

的。这样做，教师的工作量自然要大一些，但是收效较大，力气是值得花的。

7 考试安排上的一些问题 ■ ■

有同志对目前的考试安排有些意见，觉得一周或两周测验一次是不是太多了，学期中间还有期中测验，考试用的不是开卷考试的办法，这样做究竟对不对？

这个问题同上课时数问题一样，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分析。为了让留学生学到真本领，而不是大考前靠突击应付了事，我们根据多年的经验，感到抓紧考试和平时测验检查是贯彻“学习上严格要求，认真帮助”的重要一环。自然不是唯一的一环。在考试测验的形式上，应该注意不要造成人为的紧张空气。听考的人不宜过多。平时测验每次不要占过多时间，以免影响进度。大考前要有一定的复习时间，但不宜过长，超过一周就不太适当了。口试前应给学生足够的准备时间。

8 课内课外结合的问题 ■ ■

外语学习必须强调课内课外结合起来，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探索的是如何在外国留学生中做好这个工作。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1) 某些课外活动可以独立设“课”。“语言实践课”便是如此。

(2) 针对留学生的兴趣和愿望，多组织参观访问。事先发给生词表，学生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又学到了语言。这个方法较受欢迎。

(3) 多组织看教学电影。

(4) 开辟课外活动室，组织丰富多采的活动，活跃学习生活，提高学习兴趣，扩大语言运用范围。